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百 部

THE PAINFUL
AND THE INJURED

被侮辱
与被损害的人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 著

臧仲伦 / 译

译林出版社

惨痛热烈的心声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超越时空的作家，又是一位充满矛盾的作家。正如世界有多复杂，人有多复杂，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有多复杂一样。

现在，俄罗斯和全世界已悄然兴起一门新的学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学。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个谜，他的作品也是个谜。破译这个谜，是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学家研究的基本课题。

专家们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与创作，一般分为两个时期：西伯利亚之前和西伯利亚之后。本书《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一八六一）则处于这两个时期之间，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既保留了四十年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风格，又承上启下，开创了作家后期以探索社会秘密、人心秘密为主的社会—心理—哲理小说的先河。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生于莫斯科马利亚贫民医院一个医生的家里。住地偏僻，住房狭小，家境贫寒。幼年时，作家常常同哥哥米哈伊尔一起趴在窗口，观看坐着大车、扶老携幼前来医院看病的城乡贫民。这种凄凉、萧索的环境，对作家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三十年代初，他父亲在图拉省购置了两处不大的田庄，使他在暑假有机会接触到当地的农民。一八三九年，他父亲因虐待农奴和道德沦丧被农奴殴打致死。这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

然他无论在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事^①。

一八四六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亦即他的成名作《穷人》。一八四九年，他因参加当时的革命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和当众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以阴谋反对正教教会和沙皇政府罪被捕入狱。同年十一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二十一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被判死刑。十二月，他们被绑赴彼得堡谢苗诺夫校场执行枪决。可是在临刑前的最后一刻，送来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赦免诏书。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改判四年苦役，尔后又流放到西伯利亚边防军当兵。

许多文学史家说：经过近十年的囚禁、流放、苦役和充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抛弃了从前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转而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爱、宽恕，乃至逆来顺受；而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的失败，更加剧他的思想危机。

是沙皇政府的监狱、死刑判决和非人的苦役生活，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屈服了吗？是他苟且偷生，贪生怕死吗？是凶恶的敌人把他吓破了胆吗？不！他在沙皇政府的监狱里和法庭上不愧是一个革命者。他坚贞不屈，甚至为他人受过，也决不诿过于人，出卖自己的同志^②。囚禁于彼得保罗要塞，被判死刑，绑赴法场，临刑前的赦免，苦役，流放，都没有能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屈服，都没有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和信念。

^① 作家对这一悲剧一直沉默了四十年，直到在他临终前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才把他对父亲的“挽词”扩展成一部描写卡拉马佐夫家族罪孽的震撼人心的长篇史诗。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一八五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在法庭上是光明正大的，没有诿罪于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果看到有可能通过自己承担责任而使别人免遭不幸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八十一页。）

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道：“我们这些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站在断头台上，听着对我们的判决，毫无悔改之意。”“摧毁我们的不是流放的岁月，也不是痛苦。恰恰相反，任何东西都不能摧毁我们，而且我们的信念，由于意识到业已完成的天职，从精神上支持了我们。”“不，是一种别的东西改变了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心……这另一种东西，就是与人民的直接接触，在共同的不幸中与他们的兄弟般的结合……我再重复一遍：这不是立即发生的，而是逐渐地，在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以后。^①”

试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于一八六〇年九月发表在他们兄弟俩主编的《时报》杂志上的一篇声明。这篇声明标举“根基论”，主张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必须植根于人民的“根基”，与人民打成一片。至于他后来标榜俄国人民“自古以来的思想”就是信仰基督和沙皇，主张宽恕和博爱，反对像西欧那样采取暴力来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那是到后来才逐渐明朗化和纲领化的，与他的流放和苦役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至于他也说过一些“我有罪”，“我错了”，“我罪有应得”之类的话，乃是为了获得皇上恩准他发表作品而说的一些违心的话。这对于有过大致相同经历的人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某些文学史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观和顺从是灵魂被击毁了的、吓破了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理状态的表现。”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是对这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人格的“莫须有”诽谤。试看他在已被判刑的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从彼得保罗要塞写给他哥哥的信中还庄严宣称：“哥哥！我不忧伤，也不泄气。”“哥哥，我向你起誓，我不会绝望，而且会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一九二六—一九三〇年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一三八页。

保持我的思想和心灵的纯洁。^①”

某些文学史家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免除了死刑，可是他青年时代的梦想却被绞杀了。……十年孤独的生活……给他的世界观涂上了一层宗教的、神秘主义的色彩。”似乎，苦役和流放使他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从此他便在自己的作品中宣扬宗教神秘主义。这也不符合事实。试看他在一八五四年二月写给十二月党人冯维辛的妻子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是时代的孩童，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这种对信仰的渴望使我过去和现在经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对的论据越多，我心中的这种渴望就越强烈。可是上帝毕竟也偶尔赐予我完全宁静的时刻，在这种时刻我爱人，也认为自己被人所爱，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心中形成了宗教的信条，其中的一切对我说来都是明朗和神圣的。这一信条很简单，它就是，要相信：没有什么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本处着重号是原来就有的）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②”（本引文除一处外，所有的着重号都是引用者加的）。

首先，我们应当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去没有，而且一直到死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他始终怀疑超自然的上帝的存在。其次，他的“宗教”信条就是爱——爱人和被人所爱，他信奉的是基督的仁爱和自我牺牲精神。第三，基督不是神，而是一个象征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四十五、四十八页。

^② 同上，第六十四页。

性的尽善尽美的人的形象。第四，基督式的美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它不应存在于真理之外，如果有人硬说他手中的“真理”与基督的博爱精神有矛盾，硬说只有牺牲爱才能达到“真理”，那么他宁可选择爱（基督的化身）而抛弃“真理”。以上的道理和作家的基本思路应当说是清楚的。但是，有人抓住这段引文中的最后几句话，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宁要基督不要真理，是一个盲目的、狂信的、失去理智的基督徒，因此是反动的，应予批判和打倒。

二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发表于一八六一年，是作者从流放地回到彼得堡后完成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他登上文坛以来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他的整个创作中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即从他的处女作《穷人》过渡到他的代表作《罪与罚》，而作为迈入后一阶段的主要标志，则是他于一八六四年发表的《地下室手记》^①）。

一八四五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以中篇小说《穷人》迈入俄国文坛，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涅克拉索夫读过《穷人》的手稿后宣称：“新的果戈理出现了！”盛赞“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别林斯基则称这部小说是“俄国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他又说：“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最令人惊异的东西，就是他那卓越的描写技巧，寥寥几笔就能使一个人物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① 有人称《地下室手记》是一部宣言式的小说。《罪与罚》在很多重要方面是《地下室手记》的进一步发展。

……只有天才，才能在二十五岁的年纪写出这样的作品。^①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就是作者前期一系列描写“穷人”作品的顶峰。

这部小说的创作风格几乎同《穷人》一样。它的中心思想便是作者借伊赫梅涅夫老人之口所说的：“一个最最逆来顺受、最最等而下之的人也是人，而且可以称之为我的兄弟！”（参看本书第一部第六章）

这部小说并行不悖而又互为联系地写了两个悲惨的故事：一个是娜塔莎的故事，一个是内莉的故事。而将这两个故事贯穿在一起的则是那个巧取豪夺、人面兽心、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棍瓦尔科夫斯基公爵。

第一个故事写的是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为了阻挠他的儿子阿廖沙与伊赫梅涅夫老人的女儿娜塔莎相爱和结合，不惜无中生有地诬陷娜塔莎的父亲鲸吞了他的款子，中饱私囊，并上告法院，要他赔偿损失。为了彻底拆散阿廖沙和娜塔莎，他又玩弄诡计，让阿廖沙另觅新欢，抛弃了娜塔莎。

第二个故事是写史密斯和他的外孙女内莉。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年轻时曾勾引史密斯的女儿，并与她私奔，拐走了史密斯老人的全部财产，然后又把史密斯的女儿抛弃在国外（她当时已有孕在身，后来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内莉）。以后，史密斯和他的女儿在贫病交加中相继死去。年方十二、三岁的内莉只身流落彼得堡，举目无亲，差点落进被迫卖淫的魔窟。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催人泪下的感人笔触描绘了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非但讲了他们的不幸遭遇，而且还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他们“惨痛热烈的心声”（鲁迅语），从而表现出作者

^① 转引自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七十六、七十七页。

深入解剖人心的卓越技巧。诚如作者自己所说：“人们称我是心理学家，不，我是高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

无论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上，也无论在描绘人心的深度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既是对《穷人》这一社会小说和心理小说的直接继续，又在刻画人的意识和无意识、理性和非理性，展现人的自我意识，创造“思想的形象”（如瓦尔科夫斯基对万尼亚恬不知耻的内心披露）上大大跨前了一步，但与他在后期作品中创造的一系列形象相比，在“思想形象”的创造以及在心理描绘的广度和深度上，似略嫌逊色，具有由此及彼的明显的过渡性质。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有一个恶魔似的反面人物瓦尔科夫斯基公爵。这一人物在当时是典型的，是俄国由封建宗法的农奴制向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转型时期的历史产物。这是一个趋炎附势、见钱眼开、荒淫无耻、不择手段、心狠手辣、以敛财为人生唯一目标的大地主、大资本家。这就加深了对当时俄国社会的开掘。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作品中一系列鬼魅形象（如《罪与罚》中的斯维德里盖洛夫，《白痴》中的托茨基，《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等）的先行者。正如俄国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所说，瓦尔科夫斯基是“以强烈的情感描写出来的连续不断的丑态，以及各种恶劣的、无耻的特征的集合”。这人是卑鄙无耻的化身，是俄国的夏洛克和达尔杜夫，是个大色狼。

书中最令人回肠荡气和充满诗情画意的是小内莉的形象。这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众多儿童形象中最成功、最具有盎然诗意的一个。艰难困苦的环境锻造了她倔强的性格。她嫉恶如仇，但又充满对爱的渴望。她的身世是悲惨的，命运对她很不公平。当她在走投无路中终于碰到好人的时候，又不幸在蓓蕾之年中途夭折。当我们读到她对自



已悲惨身世的令人心碎的自白，以及作者对于她临死情况的描述，不由得热泪盈眶，掩卷长叹，不忍卒读。她就像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中的玛丽花，出污泥而不染，在非人的环境中犹保持着灵魂的圣洁。

三

如上所说，本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具有由此及彼的明显的过渡性质，在思想方面，主要表现在：

一，宣扬爱，基督式的爱。

彻底的贫困和非人的生活，使内莉对一切人都抱着不信任和敌视的态度，但是她终于碰到了好人，使她看到世界上毕竟还是好人多。他们的爱终于使她那颗倔强的心软化了。她是在人们对她的一片爱护和关怀中死去的，虽然她至死都不肯宽恕那个抛弃她母亲，逼死她母亲和外公的生身之父瓦尔科夫斯基公爵。

娜塔莎的父亲伊赫梅涅夫老人，受到他东家瓦尔科夫斯基的陷害，蒙受了不白之冤，而且因此而倾家荡产。可是他的爱女却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爱上了他仇人的儿子，并与之私奔。他表面上虽然诅咒了女儿，表现出无比的恨，但骨子里还是爱——对自己女儿令他心碎的、刻骨铭心的爱。

史密斯老人被女儿和她的情人弄得破了产，孑然一身，形销骨立，贫病交加，最后孤独地惨死街头。表面上看，他至死都没有饶恕他的女儿。他由爱而恨，但这恨中仍深深地藏着爱，因此他才会一听到女儿快死了，便跌跌撞撞地赶去，结果他看到的已是一具尸体——女儿的尸体。这时，他悔恨交加，昏死在地。后来，他像具木乃伊似的蹒跚街头，形同疯子，也主要是因为这种对女儿的畸形的爱，由爱而产生痛彻心肺的恨，悔不该把她拒之门外。

本书中的说故事人伊万·彼得罗维奇，本来与娜塔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他俩长大了，他爱她，她也爱他。可是这时娜塔莎却身不由己地爱上了另一个人，并与这人私奔，进而同居。在这种情况下，伊万·彼得罗维奇并没有因为被所爱的人抛弃，由爱而生恨，而是仍旧像哥哥一样爱着她，甚至为他们俩跑腿，送信。后来，娜塔莎被她的情人抛弃了，他也没有幸灾乐祸，而是一如既往地爱她，爱她，而不一定要求回报。

二，宣扬基督的宽恕精神。

造成内莉和她母亲不幸和惨死的罪魁祸首是那个人面兽心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可是作者痛心疾首地谴责的居然不是他，而是他的牺牲品史密斯老人。因为他不肯饶恕女儿，把她拒之门外，以致她流离失所，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郁郁死去。试看，内莉站在她母亲的尸体旁，涕泪交加，抓住外公的一只手，对他大叫：“瞧，你这狠心的坏蛋，瞧，你瞧！……你瞧呀！”

本来，伊赫梅涅夫老人也不肯宽恕娜塔莎，甚至诅咒了她。可是在内莉现身说法的感召下，老人泪如雨下，吸取了史密斯老人失去女儿的沉痛教训，宽恕了自己的女儿，把她拥抱在自己怀里。请看他面向苍天，面向上帝的陈述：“噢，我感谢你，上帝，感谢你的一切，一切，感谢你的恼怒，也感谢你的仁慈！……也感谢暴风雨过后你现在又照耀着我们的阳光！为了这千金一刻，我要感谢你！噢！尽管我们是被侮辱的人，尽管我们是被损害的人，但是我们又在一起了，就让那些骄横不可一世的人，就让那些侮辱过我们和损害过我们的人，现在去得意吧！就让他们拿石头打我们吧！^①”

三，宣扬基督的受苦受难精神。

^① 源出《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娜塔莎曾向万尼亚承认道：“是的，我像疯子一样爱着他……听我说，万尼亚：我过去就知道，甚至在我们最幸福的时候我就预感到，他只会给我带来痛苦和磨难。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甚至为他历尽苦难我也认为是幸福。……居然愿意这样，这不是犯贱吗？也没什么！我自己就说这是犯贱，如果他抛弃了我，我将跟着他跑到天涯海角，哪怕他推开我，哪怕他赶我走，我也认了。”她还说什么“受苦受难能净化一切”。万尼亚也说：“我觉得，她是在故意刺激自己的创伤。她感到有一种需要，需要她这样做——需要去寻求痛苦和绝望……大凡一颗失落了许多的心，往往都这样！”

内莉也同娜塔莎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经由故事讲述人万尼亞之口说道：“她好像以自己的痛苦为乐，以这种只顾自己受苦受难（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为乐。这种刺激自己的创伤并引以为乐的心态，我是明白的：许多受到命运折磨并意识到命运对自己不公平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都有这种存心加剧自己痛苦并引以为乐的心态。”

受苦受难是受苦人的内在精神需要，“在不幸中能悟出真理”，受苦受难能净化人的灵魂，受苦受难能使人获得新生，——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作品中的基调。本书是始发轫，一直到《罪与罚》中公开宣扬“受苦受难是伟大的壮举”，“受苦受难，其中有道”。

四，研究人的非理性和无意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是一个谜，人心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这主要是因为人除了理性以外还有非理性，除了意识以外还有无意识（潜意识或下意识）。同弗洛伊德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的无意识活动是大量的，无意识是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伟大，除了别的原因外，恐怕大半在

于他对人心的开掘、展示和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他的处女作《穷人》起就接触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起又逐渐接触到了人的非理性和无意识。在这方面，本书是从人们最常见，也是得到人们普遍承认的非理性和无意识活动——爱情纠葛谈起的。娜塔莎爱阿廖沙，阿廖沙也爱娜塔莎。他们到底爱对方什么呢？谁也说不清楚。娜塔莎对卡佳说：“我就是爱他，说不出道理。”她也知道阿廖沙这人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既愚蠢，又自私，而且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根本不值得她爱，但是她硬是爱上了他，而且疯狂地爱他。她曾向万尼亚承认，你们说“他没有性格，而且……像小孩一样天真烂漫，智力有限。嗯，我最最爱他的也正是这点……你信不信？不过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仅仅爱他这点。就这样，说不出道理，我爱他整个的人，要是他换了一种样子，有性格或者聪明点，说不定我倒不会这样爱他了。”



再如本书中以“我”出现的主人公万尼亚，搬到史密斯老人前住过的那套房子后，常常感到一种“神秘的恐怖”，“这种感觉根本不听理性提出的理由”。它无以名状，匪夷所思。有一天，他背对着门，站在屋里，心想：他只要回过头去，就会看到史密斯的阴魂出现在门口。这时，他猛一回头，“门当真开了，轻轻地，无声无息地，跟我一分钟前想象的情况一模一样。”蓦地，在门口，出现了一个怪影。~~我全身毛骨悚然。使我恐怖万状的是，我看到，这是个孩子。~~
~~一个小孩，如果这就是史密斯的阴魂，也不会使我如此害怕。~~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预感？这是鬼人的感应？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脉冲？难道我们在生活中就没有遇到过或不可能遇到类似的情形吗？恐怕未必~~

.....

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西方的尼采哲学形成于十九世纪七十一八十年代。陀思妥耶

夫斯基没有看过尼采的书，尼采却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且他用自己的哲理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许多秘密。尼采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唯一的一位能使我学到东西的心理学家；我把同他的结识看作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成就。^①”

尼采是一个反理性主义的唯意志论者。他曾提出“权力意志”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也是人和人生的本质。他认为，人的本质就是渴望统治，渴望权力，扩张自我。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揭示了《罪与罚》中拉斯科利尼科夫“超人哲学”的秘密，揭示了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座右铭“自由和权力，而主要是权力！统治一切发抖的畜生和芸芸众生的权力”的秘密。同时，权力意志论也揭示了娜塔莎和阿廖沙，阿廖沙和卡佳相爱的秘密。请看娜塔莎的自白：“我没有把他看作一个学识和智力上与自己相当的人那样来爱他，不是像一个女人通常爱一个男人那样来爱他，我爱他像……几乎像个母亲。我甚至觉得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彼此平等的爱。”万尼亚也说：“娜塔莎本能地感觉到，她将成为支配他的主人。”卡佳也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有主见的姑娘，她之爱阿廖沙也是由于她觉得他“怪可怜见的”。可怜并不是爱。但是可怜一个男人出现在一个女人身上，却可以由怜生爱，甚至是强烈的爱，起码在一部分女人身上是如此。这就是女人以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权力意志”。而阿廖沙的爱则表现为一种负面的“权力意志”；他渴望被人统治。诚如万尼亚所说：“既然他自己没有能力思考和判断，那他就一定会爱上那些能够替他思考，甚至替他希望的人……而能使阿廖沙爱慕的只会是那些能够支配他，甚至命令他的人。而娜塔莎在他们相好之初之所以能够吸引他，一部分也是由此而来。”

^① 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漓江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十八—十九页。

尼采哲学后来成了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当然是反动的。但是它也反映了旧社会弱肉强食、尔虞我诈、恃强凌弱的部分真理。

四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于一八六一年在《时报》杂志第一——七期连载。因属于长篇连载性质，为了吸引读者，小说情节必须引人入胜，跌宕起伏，高潮迭起，而且在发展到最高潮时要突然中断，让人接着看下一期。所以当时称这一类小说为“随笔式小说”，以情节紧张曲折见长，类似于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断了十年的文学生涯之后，在这类文学体裁上所作的第一次尝试，即让小说带有强烈的戏剧性。以后，这种随笔式小说所使用的某些手法，成了他后期许多作品的固有形式，并发展成为不同于传统命运小说形式的小说戏剧形式。这种小说是对传统命运小说形式的突破，是新小说形式的开端。什么是小说戏剧形式呢？那就是“选择人生的一个危机时刻，在紧凑的、高度浓缩的时间过程里，在旋涡般相继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中，展开小说人物之间的心灵对话，展开对世界性问题，人类灵魂问题的辩论。”^①

小说戏剧形式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写人物对话的卓越技巧。有人把这种形式称之为“对话小说”或“复调小说”^②。《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几乎是由人物的各种对话组成。作者像写戏剧对话一样，在各种情况下把各种人物聚集在一起，对他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谈、讨论，乃至辩论，说出各自的观点，并在对

^① 彭克巽：《苏联小说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七页。

^② 参看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版。

话中叙述故事，交代情节，又通过人物的长篇独白或对话对小说人物的自我意识、复杂的内心活动，以及他们情绪的转换和瞬息万变进行生动、细致的描绘和刻画。

本书书名曾由南江同志改译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一九八〇）。但是，考虑到原译书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已经约定俗成，并具有特定涵义，几乎成了“被剥削与被压迫”的同义语，而不专指书中内容，所以我想还是保留原译名为好。当否，敬请专家指正。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大学胡明霞女士不少帮助，特此致谢。



臧仲伦

一九九五年一月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目 次

惨痛热烈的心声.....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107)
第三部.....	(209)
第四部.....	(319)
尾 声	(401)

本书主要人物

万尼亚（伊万·彼得罗维奇）——本书故事的叙述者，即书中的“我”，孤儿，作家。

杰里米·史密斯——俄籍英国人，内莉的外公。

伊赫梅涅夫，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娜塔莎的父亲。

娜塔莎（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伊赫梅涅夫的女儿，与阿廖沙私奔，后遭遗弃。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舒米洛娃——伊赫梅涅夫之妻，娜塔莎的母亲。

瓦尔科夫斯基，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公爵，阿廖沙的父亲。年轻时曾诱拐史密斯之女，始乱终弃，使她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并留下一女名内莉，靠乞讨和帮佣为生。

阿廖沙（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公爵的儿子，娜塔莎的情人。这是一个貌似单纯，憨态可掬，实则极端自私的花花公子，他对娜塔莎也是始乱终弃，后来迷上了另一个女人卡佳。

卡佳（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菲利蒙诺娃）——富家女，阿廖斯基公爵所生。

布勃诺娃，安娜·特里福诺芙娜——女房东，人贩子，私蓄暗娼的鸨母。

马斯洛博耶夫，菲利普·菲利佩奇——万尼亚的中学同学，私人侦探。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马斯洛博耶夫的情人。